近期孙犁研究中的史料建设

刘卫东

学术研究的增长点,与新发现的史料的质量、数量密切相关。因此,在研究"范式"相对稳定的背景下,史料挖掘、整理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正如胡适在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中所说,"史家没有史料,便没有历史"。近期孙犁研究较为活跃,引人瞩目,原因是,孙犁创作与"现代中国"的很多问题复杂缠绕,有待厘清,吸引很多学者著文阐释。与此同时,史料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成果,是孙犁研究的重大发展,可圈可点。

一

2022年7月,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纪念丛书"我与孙犁",共五册,分别为肖复兴的《清风犁破三千纸》、冉淮舟的《欣慰的回顾》、谢大光的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、卫建民的《耕堂闻见集》、宋曙光的《忆前辈孙犁》。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孙犁,正如策划者宋曙光在总序中所说:"孙犁先生去世二十周年,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,应该编出一部重头的、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书。"统观五册,丛书集回忆、史料、研究于一体,不仅有基于感情的纪念意义,对于孙犁研究来说,还有相当高的史料建设意义。

"我与孙犁"丛书的特点极为鲜明:

一、保留着人际交流的"体验感"。丛书的五位作者大都与孙犁相识,因此,回忆从体验出发,言之有物,可信度很高。从他们的视角,可见孙犁的居住环境、行止坐卧、音容笑貌。如宋曙光在《忆前辈孙犁》中,讲到自己去为晚年的孙犁理发:"理完了,孙犁就抢先拿起扫帚,扫地上的头发楂儿,我怎么说让我来扫,他都执意不肯。"谢大光在《孙犁印象记》一篇中回忆,孙犁"不善言谈",但"声音却浑厚、洪亮,显得底气很足",原因是,孙犁在抗战期间教书时,"操场上搭起一个大席棚,可坐五百学生","讲课必须大声喊叫,而且一节课就是三个小时。这就像戏曲演员天天吊嗓子一样,自然练出了一副好嗓门"。

二、披露了诸多孙犁的"集外文"。丛书中,大量材料都是孙犁文集外的文字,没有面世或很少得到关注。卫建民的《孙犁致卫建民信62封》、肖复兴的《我和孙犁先生的通信》(1993.3—1995.8)公布的信件,很多不见于孙犁文集,是晚年孙犁研究的重要资料。结合《孙犁文集》(201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)的其他书信,可知孙犁在上世纪90年代初,有一个书信书写的高潮时期。他足不出户,却写了很多信给年轻朋友,与他们交流生活、读书,坦诚真挚,形成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。这一点,此前学者关注不够。

三、形成合力,建构了晚年孙犁与年轻朋友的情感、学术共同体。丛书体现出孙犁研究的传承意识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孙犁崇尚"人淡如菊",虽未有立派之意,却始终感染着周围的青年,这是纯粹的文学之力,正如冉淮舟在"后记"中,回忆《铁木前传》的出版:"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六十多年前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时,到天津百货大楼对面的和平路新华书店,花二角六分钱买下这本书的喜悦情景。"

就孙犁研究而言,"我与孙犁"丛书堪称史料富矿,价值重大。首先,丛书完成了策划的初衷,即纪念孙犁去世二十周年,同时,也为孙犁研究提供了一批新鲜、可信的材料。由此,孙犁晚年的交游、生活,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。目前,晚年孙犁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,且有一定争议。孙犁晚年心态,不仅是传记研究的对象,也包含着深刻的生命诗学内容。探讨这一问题不是本文任务,但笔者想指出,"我与孙犁"丛书中的材料,相当程度上,将拓展、改写关于孙犁晚年的讨论。其次,考虑到曾经与孙犁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将逐渐减少,这批材料还有很强的"存档"性质,非常及时。

二

在作家研究中,传记、年谱一向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建设工作。尤其是年谱,要求对作家全面掌握,需要投入很多精力。此前,关于孙犁生平研究的资料,基本来自他自己编写的《善阗室纪年》摘抄。一是比较简略,短短数页;二是不全,截止到1949年。另外,坊间还有郭志刚、章无忌的《孙犁传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);管蠡的《孙犁传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版),各有特色。但是,更具史料价值的年谱一直没有出现,是一个缺憾。

2022年,段华编著的《孙犁年谱》在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参阅最新发现的史料,是《孙犁年谱》的特点之一。如1959年1月致康濯信,不见于《孙犁文集》,为2019年颜建华、黄远发披露。《孙犁年谱》参阅了最新成果。信中,孙犁抄录了"病中偶尔为之"的两首旧体诗,自称"多不健康,亦不协音律"。其一为:"高楼空自赋去归,小园春色意迷离。少女蹀躞花径过,黄蜂误向头上飞。"其二为:"削岩独面海潮来,天地盈亏信有时。金刚譬说如梦幻,此情只应浮鸟知。"可见孙犁当时的心境和旧体诗功底。对以往信息进行辨析,是《孙犁年谱》的特点之二。如1927年,孙犁入育德中学时间问题。《孙犁年谱》说:"孙犁回忆文章及其他研究文章说孙犁是1926年入学,不确,据《育德同学录》,孙犁系1927年8月入学。"通过确凿史料,明确解决了此前模糊的问题。站在研究者视角,对年谱涉及问题做出综合处理,是《孙犁年谱》的特点之三。《孙犁年谱》带有很强的研究性。如孙犁第一篇小说《自杀》,发表于《育德月刊》1929年第1卷第10期。此条之下,年谱作了"按",交代了孙犁谈这篇小说的情况、《育德月刊》出版的情况,以及现存《育德月刊》的保留情况(共27期,订成5个合订本,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)。该条又说明,小说重刊于《天津日报》2013年12月12日。这样,对不见于《孙犁文集》的小说的来龙去脉,作了清楚的说明,读者一目了然。

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

(1913.5.11——2023.5.11)

作者的投入精神和认真态度,保证了年谱的质量。段华在后记中说,年谱是多年积累的结果,"弄到手的资料,我都按年月日顺序排列下来","不知不觉间","30多个春夏秋冬,就这样过去了,我也从青年进入了中年,两鬓已然花白"。另外,也离不开孙犁的帮助、指导。查《孙犁全集》书信卷,段华和孙犁从1987年开始通信,延续到1995年,保留了十多通。段华说,他是抱着"为孙犁先生做点事"的想法,坚持下来的。

笔者在阅读中发现,《孙犁年谱》中也存在某些小的讹误。不过,相对于庞大的信息而言,个别瑕疵在所难免,可以理解,年谱工作本来就是"无休止"的。它是孙犁第一部年谱,填补了研究空白,再加上建立在翔实和严谨上的史料贡献,堪称意义重大了。

三

史料往往比较琐碎,因此,爬梳文献、发掘钩沉,是史料建设的常态。在笔者的视野中,王端阳、冉淮舟辑录的《我与孙犁四十年——王林日记中的孙犁》,于2019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,提供了很多信息,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著作,也具有史料研究的方法论意义。

王林出生于1909年,河北衡水人,与孙犁年纪相仿,还是同乡。他们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,抗战后都在冀中从事文艺工作,1949年后同时来到天津。孙犁与王林是战友、文友,经常讨论写作问题,相互写过评论对方的文章,保持了四十年的友谊。王林代表作是《幽僻的陈庄》《腹地》等,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《王林文集》。除此之外,王林非常勤奋,几十年如一日写日记,经整理,大约300余万字。因此,王林日记中,孙犁被提及就是很正常的事了。《我与孙犁四十年——王林日记中的孙犁》,正是从王林体量巨大的日记中辑录出来的。

该作具有独特的看点。一、第三者视角中的细节。《我与孙犁四十年》对于孙犁研究来说,提供了另一种视角。王林日记最早提及孙犁是1938年,最后是1984年,如此长时间(46年)内,王林从自己视角,记录了很多关于孙犁的细节。如1945年12月2日记:"孙犁从延安回来了!不但他父母妻子激动得抱头大哭,连我激动得一时什么也干不下去。"抗战后,孙犁家人团聚的场面和战友的心情,无意间被记录下来,体现在细节中。1949年1月21日记:"今上午启程,午间一二时到天津日报社。进入津市前,外围尚有地雷没有启完,西北城角街上热闹得很,小摊在马路上乱卖,电车行驶都很不容易。"孙犁跟王林说,他是1月15日进津的,"道路更拥挤","从西沽挤到报社,几乎走了五个钟头"。天津解放初期的情况,如在眼前。这些细节,生动鲜活,具有穿越岁月的力量。二、"生活流"记录带来的"信息仓"。王林写作日记的时候,把看到、听到、想到的随手记录,没有忌讳,因此,他的日记是自我抒发型的,对孙犁描述、评价未做任何加工,具有"毛茸茸"的生活感。如1950年1月15日记录,有人请茅盾点评作家,茅盾首先列举孙犁、李季,接着说,"当然还有赵树理",后来才添上"老作家丁玲"。类似的记叙,如同一个"信息仓",原原本本,读者可自取感兴趣的部分。

对于孙犁研究而言,王林日记还有"背景"的作用。王林日记事无巨细,卷帙浩繁,当然有更多内容是无关孙犁的。《我与孙犁四十年》中的材料,辑录的是关于孙犁的内容,由于王林与孙犁有很多交集,尤其在抗战、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,因此,从孙犁研究视角看,无关孙犁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宏大"背景"。

目前,王林日记的一部分《抗战日记》已经出版(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),"十七年"日记的节选也曾连载于《新文学史料》,其他时期的日记正在整理、出版中。在这个"背景"中,可以更为准确地厘清孙犁一生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史意义。

四

近年来,孙犁研究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。因篇幅所限,笔者只能选择印象较深者略谈,其他未能提及的,还有苗雨时、许振东主编的《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》(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)等,或另文备述。还需一提的是,不是所有的"新史料"都可以被采信。比如,有的作者打着"回忆孙犁"的幌子,谬托知己,有"孙犁曾赴杭州"一说。对于此类史实,要加以辨析,谨慎使用,有必要时也应驳斥,以正视听。

孙犁希望自己的文字"收之箱底,愿人我均遗忘之"(《书衣文录》),但随时代变迁,魅力不减反增,如贾平凹在《孙犁的意义》中说,"孙犁是一面古镜,越打磨越亮"。由是可知,孙犁尚待研究之处甚多,史料建设也未有穷期。

捐书

王育英

那天,工业职业学院的丁老师告诉我:您捐赠的图书,我们学院全部留下了,学院图书馆馆长还想去拜访您呢,当面表示感谢。另外,学院还想请您给学生做一次演讲。我听后十分激动。所谓捐书,不过是我家存的一些闲书,承蒙学院不弃,竟然还得到赞许,不免心生感慨。

我有不少藏书,号称近万册,但并不是为凑数特意攒的,书籍的来源共有三部分:

一是我父亲留下来的。我父亲十几岁时由老家河北饶阳来津,先是在西南角附近由亲戚开的轮胎厂做工,后到了裕大纱厂,即后来的棉纺三厂做党的地下工作,一直到他离休,干了一辈子纺织工业。他出身农民,自幼就爱看书。我爷爷、奶奶供他读完了初中。新中国成立后评级时定的工资不低,除了够全家六口人吃喝外,还有些许富余,他除去自己买烟,其他的便用来购买喜欢的书籍,同时也存了很多专门发给领导干部的书。比如,他存下来不少设计大气、规整的马恩列斯毛和一些哲学著作,以及大量苏联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书籍,一本本都是精装的。这其中就有我从小看过,而且至今依然喜欢的《日日夜夜》《普希金文集》等。国内当代书籍父亲买得少,但他比较喜欢闻一多和郭沫若的文字,他有两套不同时期的郭沫若著作,一是《沫若文集》,二是《郭沫若全集》。我父亲到了晚年,仍旧爱看书和写毛笔字,当他84岁时去世后,我就把他的书和抄在宣纸上的诗文取回了自己家。

第二部分藏书,是我自己购买的书。我大概承袭了父亲的基因,买书多而且杂乱无序,因为念过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,所以就以文学类书籍为主,除了古典文学外,我读书历来不求甚解,但看过之后总觉得开卷有益,该记得的还是能记住。我总觉得每本书中,哪怕只有一行字、一篇文章,为自己点燃了心中的"火花",那就算没白读,即便仅是书名、标题好也一样值了。比如,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自己拯救自己》《权力的转移》等,我一见书名,顿时产生思考和振作的反应,更别提那些设计精美、印刷漂亮的书籍了,美的印象会帮助自己更好地阅读和理解。

藏书的第三部分,来自朋友们的赠书。这些书,有业务、工作用书,有朋友自己写的书,也有朋友把存的书转送给了我。这些书的绝大多数我都看过,而且十分珍惜。书柜里也有我编辑的一本被业内人士和几所大学当过参考书的《业务学习手册》,包括我儿子所撰写的《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研究》一书,是很专业的论著,虽然不怎么读得明白,但珍惜有加。此外,还有我主编的内部刊物《友好》和《时代高尔夫》,因为数量少,很难算作单独一部分了。

这几年,因工作和生活节奏舒缓了,我专门对藏书做了两件事:一是把书集中做了归拢,将大部分藏书搬到了我原先的一处办公室,我把那里重新进行了装修,将以前摆放工艺品样品的柜子改成了书柜;二是把书房名"知好斋"移了过去,其实这斋名已用在家里的一间小书房,现在终归"正式"了,尽管并没有牌匾,也没有请书法家题字,但还是请朋友刻了一枚新章,与家里那间小书房的"知好斋"章同时启用。我的书房为什么叫"知好斋"?因为我一直以为,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幸运,都是在自己的努力之时得到的,幸遇过真心爱护你、珍惜你的亲朋好友,和那些心存善念并能顺势而为的陌生人。所以,人理应明白和感念别人对你的好,要内存感恩之心,并能有机会传播出去,使自己拥有更积极、更健康、更阳光的工作和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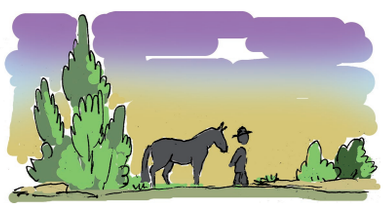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长了,在不断地购买新书的同时,又多了些或重购或因有新版而"富余"出来的老版书,与其让它们继续占用书房有限的空间,倒不如将它们"变废为宝",转送给需要的人,继续发挥书籍的作用、体现书籍的价值。于是,我就想为这些书找到一个好的去处。在网上,我知道了一个自称是小山村图书馆的馆长,他曾呼吁人们多赠书籍,以丰富山村人们的业余生活。我联系后得到的答复是:因为地方狭小,如方便可转钱来改善阅读条件。我既没给钱,也没赠书,我不愿做任何猜想。我曾跟一位当校长的朋友讲过:我捐给学校一些书籍吧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,我还可以为学生们设一个阅读奖。不想,竟被那位朋友婉言谢绝了,我很无奈。还是在疫情防控期间,我试探性地询问丁老师他们的学院,是否接受捐书,丁老师马上回复我说:这是好事啊,扩大学生的知识面,对他们今后走向社会绝对有好处,您就准备好图书吧。想不到学院那边这样欢迎,欣然接受了我的捐赠,并且郑重其事地向我颁发了捐献证书,以示感谢。

过后不久,我又跟丁老师说,打算再捐献一些书给学院。丁老师依然高兴而爽快地答应道:好事啊,我要替学院谢谢您!我立刻让同事们帮忙,列出了图书的目录、出版社、是否精装、套装及开本等,然后装箱送到了学院。我从内心里感谢校方对我捐献书籍的理解与支持,让这些图书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。我想,只有真心实意地为学生着想的学校和老师,才能培育出合格的人才。这先后两次的捐献书籍,对我自己的人生之路,也是一次鼓励和鞭策,而学院授予我的那份鲜红荣誉证书,无疑给我上了一堂珍惜自己、"知好"他人的励志课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驴伙计

吴春笑



1

这是我家的故事。那年,生产队实行农业生产包干到户,我家通过抓阄儿,分得一头灰色叫驴。抓阄儿是在生产队的马棚里进行,当父亲在围拢的人群中,双手颤抖地破开纸团后,一圈人"哄"地笑成一片:"瘸驴!""老八口!""还真让他抓着了!"

人们笑过之后,随即又围向下一个抓阄儿的人。父亲将纸阄儿交给生产队长,长舒了口气。这头驴是父亲真心想得到的。抓阄儿前,父亲还摸着驴脑袋叨咕:"伙计,搭档多年,还真舍不得你!一会儿抓阄儿让我摸到你。"驴伙计好像听懂了,仰脸"啊——啊——啊"地叫起来,很兴奋的样子。

父亲想得到驴伙计有三个原因:一是驴伙计能干,肯卖力气,在他手里不耍奸、不耍滑,不像其他的懒驴、倔驴、滑头驴难摆弄;二是父亲和驴伙计搭档多年,相互配合很默契,父亲的一呼一喝驴伙计都能明白,驴伙计的一行一动一叫唤,父亲也能猜到意思;三是驴伙计已经够口了,而且还瘸,落到别人手里恐怕是九死一生,成为酒桌上的一口肉,父亲舍不得。

父亲和驴伙计确实有感情。在生产队干活时,别人都不愿意使唤它,嫌它又老又瘸,派下去常常暗地里遭到毒打,驴屁股、驴大腿总是鞭痕累累。每每看到,父亲都感觉心疼,背地里骂那些下狠手的人是"活牲口"。因此,队长派活时父亲总是抢着用它,时间长了,生产队长就把这头驴固定地安排给了父亲,并开着玩笑说:"老金头,今后出工它就归你用,你瘸、它也瘸,你俩有缘,搭档正好!"父亲便爽快地答应下来。驴伙计听得懂人话,仰脸朝天"啊——啊——啊"地叫个不停。

驴伙计是右前腿瘸,走起路来像短一截儿。拉重载时,随着走路,脑袋不自觉地向右下方使劲地点,两只长耳朵也跟着一下一下地往下抡,尤其是右边的驴耳朵从中间被抡折了似的,一次次进行着折叠,看起来既卖力,又吃力。驴伙计是怎么瘸的,没有人知道,社员们都说是"胎里带"。

父亲和驴伙计在一起,时常被人当笑话看。父亲疼惜驴伙计,拉重载时,他不坐车,牵着缰绳跟着走或小跑儿。因为父亲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,右侧腿关节变形,走路一瘸一拐。这样一来,他和驴伙计便产生了互动,走起路来都是一边撇,而且瘸得步调一致,这就形成了让人笑话的画面。父亲知道,人们的笑都是无恶意的,也从没当过事,有时还随着人们一起笑。每逢我和哥哥看到这种场面时,总感觉很没面子,商量着让母亲找生产队长收了这瘸驴,给父亲换点别的活干。父亲知道后和母亲发了脾气,举着鞋底比画着要打母亲,反倒被母亲夺下来,将鞋扔出了篱笆墙。

驴伙计确实能干,有种"不待扬鞭自奋蹄"的劲头。无论拉多重的载,从没含糊过,拼了命地往前冲,任凭右耳朵无数次地折腾。每当这时,看到的人就会指着笑:"看,这俩多带劲!"也正因为如此,父亲便更加爱惜驴伙计。三伏天中午,人们吃过干粮后在树荫下歇晌,父亲则牵了驴找干爽的地方让驴打个痛快滚儿,然后,到不远处的河滩上放牧。驴的缰绳被接得很长,拴在树上,它能大范围地吃草。父亲坐在树下吃干粮,驴伙计甩着尾巴悠悠地吃草,不时地冲着父亲望一眼,吃美了就冲着天"啊——啊——啊"地叫几声。动物跟人的最大区别是:人会笑,而动物不会笑,但是在父亲眼里,这驴叫唤的样子,就是在笑。

父亲说:"驴伙计会笑,我能看出来,也能听出来。"父亲很少歇晌,吃了干粮后便拎了镰刀去河边割芦草,傍晚回生产队时,嘱咐饲养员老潘头给驴伙计加夜草。老潘头个子矮,脸天生的白净,有些驼背,人勤快,脾气也好,和父亲说得来,于是便义不容辞。驴伙计经常吃夜草,身体就壮实很多,虽然老了牙口,但周身的毛很顺滑,只是脊背中间秃了一片,露出灰白色的掉渣的驴皮,那是因为常年劳作,被驴鞍子反复磨擦留下的伤痕。

2

父亲将驴伙计牵回家时,一家人没有感到丝毫意外。父亲让母亲舀水饮驴,命令哥哥帮他在院里搭建驴棚,刚放学的我被派到村边河滩上割芦草。

从此,驴伙计就成了我家的一员干将,耙、犁、耧、耙、拉、轧、磨、种,样样拾得起来。在父亲眼里,它是家中的"宝儿",但在我和哥哥心里却成了一个膈应人的"坎"。我和哥哥总是撺掇母亲,劝父亲将驴伙计卖了,换个像样的牲口,母亲却不说话。

一次吃晚饭时,父亲冲哥哥说:"驴伙计确实老了,干活更显得费劲了,以后用它一定要悠着点。"听到父亲这样说,母亲便趁机接话说:"干脆给它卖了吧!添些钱,换一头得了!"父亲斜眼瞪母亲,说:"换嘛换!把它卖了,它就是一个字儿,死!除了死没有任何价值!"母亲辩道:"牲口就是牲口!投生来了就是卖力干活,老了干不动了,卖掉,怎么了?难不成要把它当祖宗供起来!"父亲被母亲一番顶撞,倒缓了些口气说:"它真有一天干不动了,也别卖了吧。每天不就一抱草、一口水的事嘛!"说完这话,父亲又感叹道:"唉,这伙计天生也是个苦主儿,都善待点吧!"母亲看了眼父亲,似懂非懂,一边给父亲碗里夹菜,一边叹道:"遇上你算它命好,真不知上辈子它是你哪门子亲戚!"

驴伙计上辈子和父亲是不是亲戚不清楚,但是,之后发生的一件事,却让一家人很是感慨。

这件事是父亲亲身经历并讲述的:那天下午,刚下过一场秋雨。父亲赶着驴车,从地里收了一车玉米棒子回家。当车行到村南大堤时,因为是一段较长的下坡路,雨后湿滑,为了控制好驴的下坡速度,父亲便提早给驴伙计戴上了嚼子。下坡时,父亲一手勒着缰绳,一手用力扳着驴脖子,小心翼翼地顺坡下行。因为下坡路湿滑,驴车的速度渐渐快起来。

父亲勒紧缰绳,努力地控制着车的速度,驴伙计脚下也越来越吃力,四只蹄子努力地往前蹬。在嚼子的作用下,驴的牙花很快渗出了血,疼得它猛地抖一下脑袋。父亲一惊,脚下一滑,便仰面顺势向前滑下去。"完了!"父亲摔下去的同时,这两个字脱口而出。然而,令父亲没想到的是,当他滑下去的一刹那,驴伙计似乎得到了解脱,获得了自由。它猛地发力,两条后腿向前猛蹬,驴屁股不断地往下坐,两条前腿几乎要腾空起来,车速被生生地拖慢下来。

此时,父亲趁机坐起来,眨眼间,驴伙计的头已经触到了父亲身体,只见它猛地用力朝父亲的后背拱了一下,父亲感觉像有人用双手猛力地把他向路边推了一把,便连滚带爬地拥向了路边。

瞬时,驴车在父亲身旁一划而过闯下坡去。父亲被滑躺的地方,两行车轱辘印和驴蹄印混合着鲜明地烙在那里,被吓蒙的父亲清醒过来,朝堤坡下望去时,只见驴车已经侧翻在了堤坡下的一侧浅水沟里,玉米棒子散落一片。父亲踉跄着跑下去,见驴伙计被夹在车辕里,四蹄悬空地侧躺在泥沟里,一条后腿死死地别在车辕上动弹不得。戴着嚼子的嘴龇着,牙花渗出的血混合着白色的黏液,长长地挂在嘴边,鼻孔风箱般一鼓一鼓地呼着大气。

这次事故后,驴伙计的那条后腿废掉了。农活干不了了,它便被拴在了驴棚里过上了休养生息的日子。

地里的活还得要干,因为这是一家人的生活。转年开春,父亲和母亲商量着再买一头牲口,已经看好了,因为还差一些钱,母亲便再次提议把驴伙计卖了,多少换些钱贴补上。父亲依旧没同意,最后,多卖了一麻袋玉米和一袋麦子,才换回了一头健壮的黑毛草驴。

驴伙计每天卧在驴棚里无所事事,有时卧累了,便在驴棚里一瘸一拐地溜达。

新买的黑草驴每天早出晚归,驴伙计见到了便挣扎着站起来,努力冲着黑草驴发情地嚎叫,烦得我好几次拿了菜刀冲出来,想要宰了它。驴伙计倒也识趣,立马止住叫声,耷拉下脑袋做老老实实状。

3

两年后,驴伙计到底还是被卖掉了。

卖驴伙计是妈妈做的主,哥哥牵了去卖的。因为,那年地里庄稼被水淹了,几乎绝收,家中的存粮已经不多了,妈妈便背着父亲擅自做主,把驴伙计卖了。

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,天上飘着零星小雪。父亲不在家,赶着驴车到村外树林里钩干柴棒去了。

妈妈向哥哥交代一番,便端了一小碗黄豆,让哥哥喂驴伙计吃,哥哥边喂边抚着驴脑袋说:"吃吧,这是最后一顿,吃完就该送你走了!"

驴伙计卧在地上吃了两口,很兴奋的样子,一会儿,却忽地意识到了什么,住嘴不吃了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哥哥看。哥哥躲了驴伙计的目光,收了碗,拿过嚼子给它戴上。驴伙计晃动脑袋反抗,哥哥采取了强行手段,然后又紧了紧扣,驴伙计感到了疼,便挣扎着站起来。哥哥牵起缰绳,用力抖了抖,驴伙计便一瘸一拐地随着走出了家门。

傍晚时分,雪下得大起来。父亲赶着驴车回到家,刚回来不久的哥哥忙上前替父亲卸车。母亲也赶过来帮父亲拍打身上的雪花。卸过车,父亲无意间扫了一眼驴棚,却没见到驴伙计,就赶忙盯了母亲问:"驴呢?"

母亲慌忙应道:"别着急,听我说,我把它卖了。"

"卖了!"父亲瞪大眼睛急了,大声吼起来,"谁让你把它卖了!"

"粮食不多了,卖些钱不得过日子嘛!"母亲振振有词。

"卖哪儿了?"父亲转身怒问哥哥。

哥哥被父亲的举动吓着了,怯怯地说:"卖、卖给镇上刘家宰锅店了。"

"完了!完了!"父亲拍着大腿喊出了哭音儿,然后冲着哥哥怒喊道,"快!跟我走!"一转身,气冲冲地朝村外一瘸一拐地急急奔去。

"老东西,快回来!"母亲上前追了几步没追上,就赶紧从口袋里掏了钱塞到哥哥手里,说:"快,快跟了去!"

雪在不停地飘洒着,雪片越来越大,四周一片白晃晃的。

接近半夜的时候,大门口传来"啊——啊——啊"的叫声。母亲听出了那是驴伙计的叫声,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她打开屋门,见漫天大雪中三个白色的"活物",站立在篱笆门外。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二〇期